

物候志

童年夏时光

汪亭

立夏挤着小满，芒种赶着夏至，一溜烟儿的功夫，炎炎夏日便悄然登场。

童年的夏天，草木葳蕤。屋前屋后，青青豌豆儿，一片连一片地藏在绿叶藤中，弯如月牙。细细长长的丝瓜，好似一把镰刀，挂在藤架上。

菜园里，红的番茄，绿的辣椒，紫的茄子，像形形色异的灯笼，坠满枝丫。

田畦中，挺着大肚皮的西瓜、冬瓜，青碧油油，结实圆滚，宛如一个个顽皮的孩童，躺在茂密翠绿的瓜叶丛里。白如霜的香瓜、皓似雪的甜瓜，露出半边脑袋，攒聚在一起，互相吵着，闹着，好不热闹。

门前的吃水塘，田田荷叶出水很高，随风摇曳。那个时候，总会瞧见邻家姐姐荡着小船，唱着歌，低头摘莲花，弄莲子。

蝉是夏日乡村的歌者。从立夏，就稀稀疏疏在树林间吊嗓子，一直到秋后，才慢慢停歇。

捕蝉是儿时不可或缺的趣事。正午时分，大人们躲在家中午休。孩子们拿出细长的竹竿，顶端用马尾丝绑上纱网袋。屋前山后地跑，循着叫声，找到树上的知了，悄悄将竹竿伸到树干旁，轻轻盖住，猛地一拉，快速收竿，一只蝉就到手了。拿出自制的竹小笼装起来，挂到家门口的槐树上，能闹腾整个夏天。

儿时，无聊单调的农村生活，我们的玩物除了知了，还有萤火虫。

太阳下山岗，鸡鸭回舍，鸟儿归巢。父母亲搬出竹床，放在庭院中央，摇着蒲扇纳凉。我和姐姐坐到竹床上，津津有味地听父亲讲《封神榜》。养了十来年的黄狗，趴睡在凉床下，伸出脑袋，耸拉耳朵，边摇尾巴边吐舌头，全神贯注地望着我们，好像也在听故事。

天色慢慢黑下来，院子里飘来点点的萤光，一闪一闪浮在草间，穿梭葡萄藤架。调皮的我按耐不住兴奋，拿上蒲扇，满院子追着萤火扑打。捉到深夜，才被父亲呵斥回屋睡觉。躺在密封的蚊帐里，打开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瓶，它们缓缓从瓶口飞出，在帐中幽幽亮着，仿佛满天闪烁的星星，十分惬意朦胧。

光阴宛如一列火车，恍惚间呼啸而过。而今，蜗居闹市的我，再也难听见一声蝉鸣，看不到一点流萤了。

山村生活，可以回乡下体验一番，可是童年时光，只能留作一片记忆，尘封心底。

忆流年

栀子花香

熊燕

经过一条泥泞的，荒草丛生的乡间小路时，母亲突然喊：“闺女，停一停。”

我顺着母亲的目光望去，小路旁有一株开得很茂盛的栀子花树，皎洁纯净的栀子花蕊正于翠绿枝头竞相怒放。微风拂过，花香扑鼻而来。

母亲望向栀子花的眼神很欢喜。我说：“您这么喜欢，我下车给您摘几朵吧。”母亲摇摇头，说：“不用，看看就好。”

母亲说小时候她家院子里也有株栀子花，每到初夏满院生香。母亲喜欢栀子花，常常独自站在栀子花前，望着栀子花“格格”直乐。

那时候家里穷，常常吃不饱。生病了，没钱求医。有一年，外婆牙痛病犯了，痛得翻来覆去，无法吃东西。母亲得了一个偏方：“棕树兜炖瘦肉。”棕树兜好寻，可瘦肉哪有钱买？母亲想到了栀子花。

母亲急急摘了一小篮栀子花，出门，踩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到十里外的供销社。可是，供销社只收干花，不收新鲜花。母亲也不知哪来的胆量，看人家不收，竟站在供销社附近的台阶上叫卖开了：“栀子花，香香的栀子花，卖栀子花哟……”那一朵朵洁白的花瓣，一声声稚嫩的吆喝，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可是，大家都穷得填不饱肚子，哪有雅心去买一朵花装扮自己的生活呢？

年幼的母亲很焦急，她需要用卖栀子花的钱买二两瘦肉给外婆治牙痛。然而，这小小的希望最终落空，没有一个人掏钱买。眼看禁不住太阳暴晒的栀子花一点点的蔫下去。母亲壮了壮胆，提着一篮栀子花到了肉铺。卖肉的是一个中年汉子，听了母亲的要求，一愣。那时买肉需要肉票，别说母亲没钱，就是有钱没有肉票也是买不到肉的。

母亲失望地站在肉铺前，眼泪汪汪。这时，一个穿着补丁衣裳的瘦弱女人走过来，接过母亲的栀子花，递给母亲2两瘦肉。母亲弯下腰，给人家深深鞠了一躬，飞一般跑回家。这一幕，成了母亲一生中最温馨的回忆。

此时，小路旁的这一株栀子花勾起了母亲深深的回忆。母亲说不管什么时候，千万不要瞧不起别人，即使是最不起眼的土壤，也有洁白无暇的栀子花开放。

家在海南

王卓森

岛上端午节前后的天，突然变得高旷起来，抬头看去，越往深处越蓝，连朵朵白云都被这种一年里少见的蓝融化掉了，但每天午后，乌云不知从何处赶来，准时落下一场短促的豪雨，把村中的椰树和四周的野生植物浇洒一番，树木碧绿的叶从更加碧绿，尤其是椰树的羽叶，在过一遍雨水后，飘散出一股盛装其外的喜意。大雨停歇，天空很快又恢复雨前的蓝色，透过鸟鸣如歌的树林，看见天空的蓝光与薄云的缥缈交汇一处，映人眼瞳。这是一幅蓝调的画，海岛上这样的景色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但静气凝眸之后，便发现其实一年里村庄的天气和物候总是面孔多变，像极了 一个高人的心眼和念头，难以琢磨，比如这端阳时节，哪怕是大雨瓢泼，也依然潏热难捱。依仗着一阵一阵西风的吹来，这样的热，不是七月流火，不是秋旱烘燥，是一种在太阳底下煨在火塘边的感觉，联想到这个节日叫端阳，终于大抵知道古人感天知地的聪明了，五五为正，阳居中位而高悬，热气升腾，万物俯伏。难怪村庄前的大水塘这几天水位下落明显，躺在塘中的黑色淤泥冒着气泡，鲛鱼在半缺氧状态中扭动着无力的滑脊，鸟儿站在树荫里只是瞎聊天而不敢飞向太阳伺候下的天空。但是，

冷暖人间

母亲的菜园子

颜小烟

■

母亲住在家里的的时候，她的菜园子总是绿莹莹的，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生机勃勃的油麦菜、圆鼓鼓的椰子菜、纤细苗条的豇豆、粉里透红的西红柿、羞答答的胡萝卜……每次一回家，母亲的菜园子就变一个样，仿佛永远不会疲倦。

有一年春天，母亲随意种了五六畦玉米，没想到长势良好，一下子把菜园子变成了玉米地。长长的玉米穗静静地垂挂下来，宛若一幕幕垂帘。儿子特别喜欢外婆的这一块玉米地，总爱窜入其间，一边摘玉米，一边与蝴蝶嬉戏流连。午后的阳光轻轻地落在母亲和儿子的脸上，静谧而温暖。

有时是青菜，抽出长长的黄色的花，引得蝴蝶在其间翩跹起舞；有时是红彤彤的圣女果，陪母亲摘菜摘累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摘下放入口中；有时又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韭菜，齐刷刷地切下一捆又一捆，没过几天又开始油油地绿了起来。

母亲种的菜她是一无论如何都吃不完的，除了送人就是打包给我，或者是让我回去采摘。那是一段特别透明的时光，连阳光都薄得长出了羽翼。怎么都摘不完的豆角，给文昌鸡做佐料的香菜，拿来清炒却怎么都吃不腻的蒜。回一次娘家，就是一次大丰收。

最喜欢的是与母亲一起给丝瓜搭瓜架，每搭一根，就仿佛能感觉到丝瓜的触角已轻轻地攀爬上来，就仿佛能看到那一朵朵迎风招展的丝瓜花已绽开了笑脸。等到小丝瓜真正结上瓜果的时候，母亲就会用报纸轻轻地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包裹起来。我喜欢站在时光之外，细细地端详着母亲打理菜园子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柔和的光线落在母亲的额角，青丝渐渐变成了白发。

后来母亲在菜园子的一个小角落里种了一小片“指甲草”，她是想把逐渐变白的头发染成植物的颜色。我曾经幻想过在午后的阳光下为母亲染发的情景，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母亲的承诺却一直未曾实现。

那日回家，没有父母亲的家。所到之处，竟已落满了尘埃。父母亲只是离家一两年，短暂的荒凉却覆盖了几十年的繁华。那种荒凉感一直如影随形，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如此怀念那些母亲在家的日子，让我如此怀念母亲还未曾荒芜的菜园子。

我突然变得害怕又无助起来，从未认真倾听过母亲的声音，从未审视过自己对母亲无休止的获取。如果有一天母亲突然抽身离去，宛如那些年来一直郁郁葱葱的菜园子，一下子变得荒芜，乃至杂草丛生。我又该如何面对生命里的这样一种残缺呢？

直到那天在小姨家，静静地坐在天井下看小姨用“指甲草”为母亲染发，我空洞的心才开始慢慢温润起来。我轻轻拨开母亲的发丝，那掺杂在青丝间的点点白发，每一根都刺痛了我的眼。我默默地注视着，直至那些被“指甲草”温柔染过的发丝，渐渐散发光泽。它们多么像母亲那年种在菜园子里的“指甲草”，随风摇曳，婀娜多姿。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天，在微风的吹拂下，母亲也会老，也会像她的菜园子一样，渐渐荒芜。

村庄的端阳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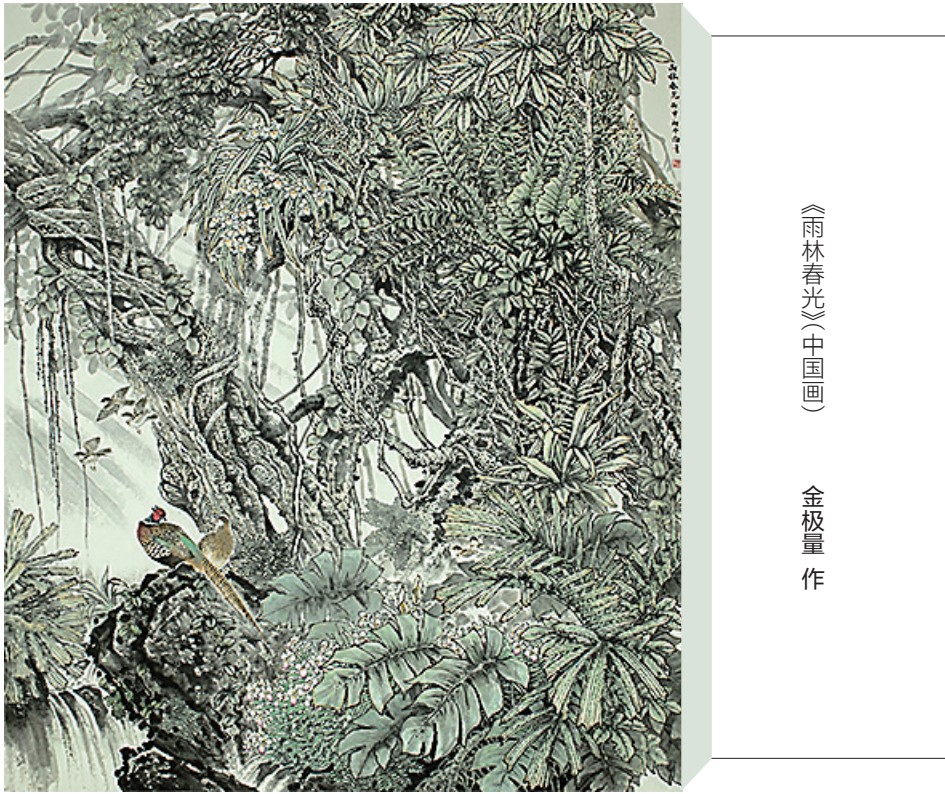
这样的痛苦是短暂的，日过晌午，潜伏的云层翔游到村庄上空，顿时，千万颗硕大晶亮的雨粒砸向水塘，鲛鱼很快就恢复了体力和水中的生活，鸟儿抖抖湿漉漉的羽毛飞出树林。雨粒也砸向村庄的黑瓦顶，反弹成无数绽放的水花，同时奏出爵士的鼓声。一些来不及躲到野菠萝下的鹅群，被突来的大雨吓住了，直伸着长长的脖子向天仰叫，但仰叫的不是那首著名的鹅诗。大榕树底下，围坐着的 not 穿上衣、露出深深锁骨的老人，榕树干上挂着的调皮童孩，他们一边骂着天气，一边往家里跑。村路旁裸露的大石头，在太阳和雨水的交替物理作用下，加速了它们崩裂的过程，雨水在滚烫的石头上汽化成一缕缕白烟，大石头的面目其实在这场雨的缕缕白烟中就有细微的变化，沧桑的气息新鲜历历。村庄外坡野上站在雨中的一块块经年墓碑，一年旧过一年的碑文渐渐模糊，致使记录墓主人荣耀的文字最终归于无痕，向墓碑门下这一手的也是太阳和雨水。自然是温和的，也是霸道的，更是无时无刻不制定着法则的，它用戏虐的手法和独特的修辞改写着村庄、坡野以及一代代村里人的容颜和时光，村庄的故事常常是被太阳晒黄和被雨水打湿的。

因为端阳天的怪脾气，村庄里的人总是顺应着它，这时节一个斑

驳了千年的节日赶来了，古老的内容只是它无法省略粽子这一道美食，其他的已经说变就变了。因为粽子，大家要做的事情大致相似了，不外乎就是把粽子绑出饱满好看和好吃不腻来。而秀仁家有更大的事要办，他的老大大在端午那天要娶媳妇进门，他得提前几天绑三筐猪肉咸鸭蛋粽子送聘礼，大家都过来帮他操办，因为天气热，粽子的保鲜便考验了秀仁的脑瓜，他半夜出去，从暑气不到的井底打回一担透凉的井水，把粽子沉在水缸里，拍胸脯说粽子浸个两天也不会发馊。也因为忙着儿子送聘礼的粽子，秀仁顾不上剃头发，留着一头乱发过端午。村庄里的习俗多少年了，过端午男人剃头女人纹面，好干净地度节和迎接神公进家受祭。秀仁于是白天黑夜就戴上了一顶太阳帽，把乱发压在帽子里，晚上出入村里的小卖店，还被店老板娘夸他有几分赵本山的神采。在这段连绵的热天里，绑在村庄电线杆上的喇叭时不时就响起，夹杂着电流声传来村干部纠集大家议事的声音，县文体局派给村庄的大戏台和篮球球场即将落地，选址和选日子动工的事情牵动着村庄的每一个人，这个话题比大热天还炙人，比粽子还上心，经过几轮商议，年纪大的村伯终于蹲在树荫下面色庄重地给工程人员指点了迷

津，在村中孔庙连着晒谷场的中轴线上选定了地址。秀仁过去跟生产队买下的一间坍塌的社房，只剩四面墙兀立，正好就在戏台的选址上，他想了一个晚上，天亮后去找村干部说，愿意拆房腾地，村庄里一桩天大的事情终于在炽热的端午时节尘埃落定。这个普天下的端阳节，是村庄里的端阳节，也是秀仁的端阳节。

这时节，太阳整日端着个架子，天空虎着一张蓝脸，积雨云徘徊在遥远的地平线下，时刻听候上苍的吩咐。一阵热风贴着地面而来，雨水跟着就来到了村庄的上空，一阵狂泄，瞬间刹住，像极了一场盛大的交响正在如痴如醉地进行，突然拐入了乐曲的休止符，让村庄一时适应不了，疲倦的人们只好在热浪袭人的端阳天之下敬畏地做着事情，自然的暗室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无需过问，无论对天地还是对神祇。这时，有机生物的分解和被分解、各种植物的疯狂生长正在村庄的地里上演，墙角的野芋头肥阔的叶片比一顶村庄人的草帽还大，足以为一群小鸡遮雨，叶绿素借助阳光的透射，通过叶筋向四处野蛮伸延，一天之间就染绿了整株野芋头的衣裳。只要俯下身子谛听，便能听到一个关于生命的野性话题在一棵幽长于村庄的野芋头上的肆意喧响。



煮海凿浪

母语之美

李曉

母语之美，也就是汉语之美，让我们弱小的生命，变得博大，让我们发现的世界，辽阔无边。

一个生命从母体里奔跑着出来，赤条条降临大地，最初的哭啼，其实也是一种语言。那是这个生命，对世界的第一声呢喃。

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上，这些最初的文字，艰难地记载着我们祖先的生活。真得感谢那个传说中叫仓颉的人，这个黄帝的史官，他看到用结绳、刀子在木竹上刻一些符号作为记事，心里实在是着急，于是他根据山脉河流走向、野兽足迹、风吹树叶的舞蹈，创造出了最早的文字，无上光荣地成为了我们母语的始祖。

打开中国现代老课本，最让我们心动的，还是语文，它被邓康延先生称为“最美国书”。当年那些老课本，很多是胡适、蔡元培、陶行知等亲自编写的，他们都是中国现代上空耀眼的“文曲星”。而今再重读百年前的老课本，还能感受到先生们在课本中留下的体温与呼吸。这些竖排繁体 的国文课本，文字洋溢着质朴、自然、善良，符合天性、人性，课本中关于自然、动物、大地四季栩栩如生的描述，关于民族美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修身，都像清溪般流淌山泉般涌动，浸润温暖着那个年代学子们的心。所以在中国现代，涌现了那么多的文学、哲学、国学大师，我想与那个年代国文老课本对学生们最初的哺育息息相关。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我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大家们的广泛阅读。是阅读，让我对人类历史充满了梦幻般的想象，也让我对人事有了深刻认知，对大地万物升腾起了悲悯之心。所以一个我敬重的先生这样说，学习语文，其实是在慢慢地培养一颗心，培养一颗血肉做成的心。

我们对母语的热爱，在少年时代的语文课上搭建起来，到了中学时代，成熟起来。那些课本上的学习，好比一天之中的正餐，但璀璨的母语星空，更呼唤我们通过课外的大量阅读，强壮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 心灵。

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个作家叫曾维惠。这个当年打着火把赤脚翻越大山求学的乡下女孩，有天她跟我聊起过，她一直很喜爱语文课，尤其是中学时代的庞大阅读量，成为了她青春期与精神脉络的发育史。中学时代，曾维惠就开始写作投稿，后来她做了语文老师，这些年来创作出了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了130多本书籍，深受读者喜欢。曾维惠还告诉我，正是中学时代的阅读与积累，让她萌发了作家梦，她感谢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让她独立地思考人生。

母语无时无刻不在呼唤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史记，需要母语的书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热爱，也理应是对母语的热爱。语文课，就是对我们母语的学习与温故。我理解的语文课，也是灵魂课。灵魂课，更需要我们享受阅读的生活，通过阅读，让自己微小的人生变得谦卑，最后又通过阅读的哺育，让卑微的人生还原到博大。所以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课外的丰富阅读，成全了精神上浩瀚的故乡，无形中树立起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还记得电影《山河故人》中那位到澳大利亚陪读的父亲，与青春期叛逆的儿子，有了深深隔膜。其中父子之间最大的隔膜，就是语言的陌生，留学的儿子，已彻底不会说、写汉语了。于是父子之间的交流，只有通过父亲纸与笔写出的汉字、儿子电脑上敲打出来的英文，让请来的女翻译做父子之间最缓慢的沟通。影片中，那片隔在澳洲与中国之间的浩瀚太平洋，就像一个横跨在父子之间宏大无边的心灵黑洞，这是失去母语的痛楚。

诗路花语

中国梦颂

翟培基

沧海横溢弄潮立
鲲鹏扶搖展雄翼
民族复兴中国梦
气贯长虹耀寰宇

治国理政新理念
核心价值伴天地
铁腕反腐扫毒霾
改革勇闯深水区

依法治国宪至上
党建强军风雨急
实体经济供给侧
全面小康志不移

全球治理新秩序
“一带一路”展虹霓
共建共享共繁荣
功成千古奕大棋

文澜江

李孟伦

有一条高出了地面的文澜江
高出山岗高出云海高出远方
从有梦的地方滔滔奔流而来
流出一江又一江尼采的太阳
流出一江又一江李白的月亮
流出一江又一江老子的天空
流出一江又一江庄子的秋水
流出一江又一江百姓的逍遥
流出了一江江稻花香的蛙鸣
流出了一江炊烟缭绕的村庄
流出一江又一江生命的故事

每一丝风每一缕雨每一簇花
甚或每一枚枫叶每一将绿草
都饱含出文澜江绿色的水分
分享着文澜江上大瓣的阳光
在文澜江的大地上自由呼吸
从村前村后袅绕不断的烟火
窥覬了临高沧海桑田的存在
不需太多的语言，一棵椿树
就说出千年前说不完的故事
在文澜江里更是在文澜江外
我在江上的松风蕉雨中成长
伴江里的鱼天上的鸟儿飞翔
麒麟出没的地方有我的梦想
在一朵浪花上在一片云帆上
在太阳之上与渔父渔歌唱晚

我徜徉在水面的一瓣莲花上
与太乙一起读风读雨读日月
聆听水里我百姓不老的声音
比九天上下树上的鸟还熟悉
玄鸟来过这里大禹来过这里
这里还有一株株九穗的禾苗
这里还有女娲遗留的五色石
太阳在江里种下了诗的篱笆
月亮在江里种下了诗的灵感
凡是有水的地方都饱含诗意
包括风包括雨包括我的大地
还有生活在大地上的牛和羊
以及我江里成长的可爱姑娘
让莽荒的大地点燃绿色希望

有一条高出了地面的文澜江
高出山岗高出云海高出远方
生命啊在水抵达的地方绽放
收获春与秋随江水源远流长
每一滴水都是一瓣生命的花
每一滴水都是一瓣年青的花
每一滴水都有我灿烂的太阳
灿烂每一个黑夜每一片天空
文澜江，这是临高的文澜江
将生命流进了黎明流向阳光
流向了大地深处流向了远方

九曲江

莫壮衡

九曲十八弯
是百里柔肠
无人知短长

只叹曲折太多
江水也老
从一路喧哗到无声流淌

大海就在前头
生命剩下一小段
慢慢流，看两岸好风光

不讨好，不必慌
不赶场，不用忙
任人猜短长

